李文饒外集卷二

窮愁志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論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皐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已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

正指令狐輩

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靦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掎摭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

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漢書稱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又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濂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

平世三公公不肯認

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世謂三劉之儔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侯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白敏中輩耶

忠諫論

人臣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

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諱劉李二人各各不便故書官激晝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

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畧雖關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違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懼顯觀詩曰無曰

不顯莫予云觀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
患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
孟之門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
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
尚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爲盜者必激
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
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
其肺肝而自謂無迹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
此汲黯所以面折孫弘留言李息莊周稱賊莫大
於德爲一本無爲字有心以有眼爲德者尚不可以有
心眼況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
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
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
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
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秪恐
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

宣宗可知已

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嘆、張華顧優游而不獲、裴頠勸廢賈后華荅以庶可優游卒歲傳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

一生受病處

解嘲不得

禍而不斷未必皆脫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羅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睢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俠氣勃勃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

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統于承基爲承乾賊于志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音跣）

公籠絡諸藩鎮率用此道

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音張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輦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予句反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

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距於劇孟且夫周文有閎夭而禦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嘆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幼孺名敞姓非便故不書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秪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此事公不可望之人矣

釋公門終古猶署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搆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内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畧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況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默然而笑皆外感中悟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